

“末代皇后”婉容的宫中生活

婉容入宫没走大清门

溥仪结婚是在1922年12月1日，他和婉容这一年都是虚岁17岁。清朝皇帝结婚称为大婚礼。这时的清王朝虽然已被推翻11年，但按照皇室优待条件，溥仪仍然保持着皇帝的尊称，并继续住在紫禁城，所以对内对外仍称为大婚礼。

婉容能被挑选当上皇后，真是费尽了周折。当初，要为溥仪选皇后的消息传开后，提亲的人接踵而来。但按清朝定制，皇后都从满蒙王公大臣家的女儿中挑选。所以，像徐世昌、张作霖提亲推荐的，都被婉言谢绝了。据说，当时负责汇总提亲情况的溥仪叔父载涛的桌子上，女孩的照片都可以装订成册了。在这让人眼花缭乱的女子堆里，经过反复筛选，有四人入围成为候选人。再经仔细挑选，最后剩下婉容和文绣。

皇后只有一个，是选婉容，还是文绣，皇室内部明争暗斗，特别是那些太妃们，都想让小皇帝选自己看中的姑娘，以巩固各自在宫中的势力。这样争来争去，各不相让，最后只好让溥仪来“圣裁”。他看过婉容和文绣的照片后，最终选中婉容作皇后，文绣则封为淑妃。民间传说，是婉容的父亲荣源花了20万两黄金，为女儿买下了皇后这顶凤冠，这只是传闻，已很难证实了。

迎娶婉容作皇后的礼节仪式，全按清朝旧例来办。但说起来，婉容的婚礼还是有些遗憾的。按清朝惯例，奉迎皇后入宫，不论皇后的家住在京城哪个方位，迎亲队伍都要经过大清门，再从紫禁城的正门——午门进宫。大清

门在平时除皇太后、皇帝可随时出入外，任何臣工都不能擅自行走，皇后也只有在大婚之日才能享用一次。而婉容却没有享受到这份荣耀，她入宫不仅没走大清门，而且也没走午门。婉容走的是东华门大街，从东华门入的宫。从这点说来，她这个小朝廷时代的皇后，还是与大清帝国的真正皇后不一样的。这时的溥仪已是退位的皇帝，虽获准住在后宫，但紫禁城内乾清门以南的地方已归北洋政府了，因此也就不能再那么讲究了。

大婚期间演《霸王别姬》

在保存下来的溥仪档案里，有两本大婚典礼时的礼品账簿，封面上写着《大婚典礼进奉名物品种》，里面一一开列了送礼的人名、物品种类和数量。清单里，不仅有清朝的遗老旧臣，还有民国政府的要员、军阀政客，外国使节也名列其中。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，专门派特使带着2万银元前去祝贺。像曹錕、吴佩孚、冯玉祥、徐世昌、张作霖等民国要人，以及康有为等社会名流，也都送了如意、家具等贵重礼品。

为了操办婚礼，当时的小朝廷成立了专门的“大婚礼筹备处”，他们查阅《大清会典》和清朝历代皇帝大婚的档案，最后决定按照同治帝婚礼的规模来办，因为那次大婚相对花钱少些。虽然小朝廷已不能过于铺张，但最终算来，还是花费了40多万银元。当时，两元钱能买一袋面粉，这次婚礼的开销，竟可买20万袋的面粉，这还算是节俭的了。而光绪帝大婚，竟花费了550万两银子！

大婚期间，宫里连续唱了三天戏，

光这就花了3万多银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还专门请梅兰芳、杨小楼演了《霸王别姬》这出戏。当时曾有人提出，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，演这样伤感的戏不太合适。但溥仪认为没关系，还是决定演了。当戏演到动情的地方时，太妃和王公的女眷们都流下泪来。散戏之后，一些王公旧臣心事重重，认为这是大不祥之兆。两年后，当溥仪和婉容被赶出宫的时候，还有人说：这都是大婚时演《霸王别姬》惹的祸！

英文名叫伊丽莎白

婉容入宫后，住在当年慈禧太后当兰贵人时住过的储秀宫。文绣住在重华宫。而溥仪更多的时间仍像婚前一样，独自睡在养心殿。

紫禁城高高的红墙，关不住溥仪、婉容这些十七八岁少男少女的心，他们总是打着看望父母、探望老师等种种名义走出宫门，顺便逛逛花园。在1923年的夏天，他们就连续三次找机会登上景山游玩。

在清朝，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节，皇后的生日称为千秋节，每当遇到这样的节日，宫里都要唱戏庆贺几天。1923年9月是婉容入宫后的第一个千秋节，虽对外再三说要节俭，还是在紫禁城的漱芳斋唱了一天的戏，并且对身边太监和宫内当差人员分别赏赐银元，少则两元、五元，多则十几元。就是在平时，婉容每天的生活费也要用去一二百元。

据说，在民国时期长大的婉容，从小受到做生意的父亲熏陶，接受了不少西化教育。在紫禁城里，婉容和溥仪常常在一起骑车、打球。婉容还手把手教会了溥仪吃西餐。溥仪和婉容、文绣这些小朝廷的主人，还在宫内拍了不少照片，留下了他们的身姿芳容。

在溥仪档案里，还有不少当年婉容在宫内写给溥仪的英文短信。他们两个天天都能见面；还用英文通信，说明他俩那时的感情还是不错的。婉容为了学习英语，在宫里先后请过两个美国女教师，专门教她。文绣也学英文，只不过请的是中国女教师。在婉容给文绣的信中，也不时掺杂着一些英文单词。

当时，婉容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伊丽莎白(Elizabeth)，那时她自己按音译写成“衣里萨伯”，溥仪的英文名字叫亨利(Henry)。

写诗文排遣郁闷

为了打发时光，排遣心中的郁闷，婉容进宫后写了不少诗文。在这些诗文中，婉容用植莲作笔名，文绣则自称爱莲。

有一首婉容写给文绣的诗，题目是《致爱莲书》，诗是这样写的：

明月何凄凄，照我丝竹居。问君何所思？吾以(亦)无所意(忆)。无所思无所忆，是何烦事使君悲？君悲没(莫)非思亲远，无人怜我对月凄。无所依，思亲思友无知己，亚似离燕南飞。归故乡，归故乡，见爷娘。

这首诗，在遣词用字及写法上，很明显受了《木兰辞》的影响。诗中的宫廷是凄凉的，作者的心境是愁闷悲伤的。当然也可以看到，短短几行诗里，婉容就写了三个错别字。

还有一封婉容写给文绣的信，很有意思，上面写道：“爱莲女士吉祥，爱莲女士弹琴弹得好，爱莲女士唱得好，爱莲女士的娇病好点了。爱莲女士进药啦吗？爱莲女士进的好，拉的香。”看到这段文字，不禁令人感到，与其说这是一封短信，不如说是闲得无聊的皇室女眷的一种文字游戏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清廷末代后宫的生活是何等的空虚。

1924年11月5日，冯玉祥的军队进入紫禁城。当时担任北京卫戍司令的鹿钟麟带着二十几名军警来到内廷，逼迫溥仪的小朝廷接受修改后的“优待条件”，且当天就要离开紫禁城。皇宫里顿时一片慌乱，溥仪双手托腮，一声不吭，文绣无奈地说：“搬出去也好，省得在这里担惊受怕！”只有婉容态度强硬，叫喊着说：“反正我铁下心，今天不搬，不能搬！”

但是，愿意搬也罢，不愿意搬也罢，军队上午九点入宫，下午四点溥仪就交出了“皇帝之宝”和“宣统之宝”两颗大印，带着婉容等一批身边的家眷，分乘五辆汽车，暂时迁往其父载沣的醇亲王府邸。“末代皇帝”溥仪和“末代皇后”婉容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紫禁城。

据《中国文化报》李国荣/文

真实的唐僧后来很落寞

贞观十九年(公元645年)，西行取经十七载的玄奘还没回到长安，正在洛阳的唐太宗李世民便接见了。人们惊叹于玄奘的传奇经历，感动于他的执着，体味着他千辛万苦的磨难，欣赏着他带回来的大批珍稀宝物。

然而，一阵热闹过后，李世民立即要玄奘还俗为官，为扩张帝国版图发挥作用。李世民紧急下诏，令玄奘将西域的风土人物、山川地理及政治文化都记录下来，为其征伐这些地方提供第一手资料。玄奘只得夜以继日地“奉诏撰述”。在辩机(玄奘的高徒)等人的协助下，玄奘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创作。

投桃报李的李世民恩准了玄奘译经的请求，并调集当时国内学识一流的僧人协助，让他在长安安心译经，并按照他从天竺带回的塔形规制修建了大雁塔，供奉他带回的佛像。

但李世民对这些佛经并不感兴

趣，他志在将大唐的声名远播宇内，让周边各国都臣服在“天可汗”的威名之下，于是，他又强令玄奘紧急翻译老子的《道德经》等一批道家著作，并让王玄策等出使印度时，带去那里发扬光大。

唐高宗李治继位后，亦只是把佛教当作驭民的工具，不仅严词拒绝了玄奘“先佛后道”的请求，还不让玄奘去少林寺译经，玄奘“不敢更言”，最终只有回到原来的玉华寺翻译经卷。四年后，玄奘病逝，一代高僧就此谢幕。他取回的“真经”在普及上也远不及其他将佛理简化的教派，后来在多次“灭佛”的浩劫及战火中消失殆尽。直到清末民初之时，当一名姓王的道士无意间打开敦煌藏宝窟时，才发现有所译经文的抄本。而他所创的“唯识宗”(又称法相宗，佛教宗派之一)也两代即亡。据《金秋》张屹/文

